

辛保平 著

沙葬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沙 葬

辛保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葬/辛保平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7

ISBN 7-5059-2532-6

I. 沙… II. 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451 号

沙 葬

辛保平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板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 插页 232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

ISBN 7-5059-2532-6

I·1871

定价: 14.90 元

责任编辑：刁小林

封面设计：崔玉珍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题《远妇怨》

序

汉朝自高祖刘邦击败西楚霸王君临天下，经孝惠、孝文、孝景，至武帝时，已承有天下数十年。武帝乃景帝中子，他当政的时候，汉朝经过文景之治，物阜民丰，海内晏然，人民安居乐业。在此情况下，按理说，武帝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他也确

实没有别的烦恼，只有一个问题令他感到头痛，这个问题就是北部边疆的匈奴。

匈奴的前身，即周时所谓的犬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借以为戏的就是犬戎围京都镐京，各路诸侯看见烽火，急忙提兵来救，到了城下，才发现周幽王点燃报警狼烟，不过是为了博取美人褒姒一笑，诸侯发现上了当，不禁大怒。由此开始，渐与周室离心，周室的衰败、没落，以至最后灭亡，可以说，犬戎是起了催化作用的。

到了春秋战国，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忙着瓜分天下，合纵连横，彼此征战不休，无暇外顾，匈奴便乘机在北方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大患，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同轨均衡，国内政局渐趋稳定，于是，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又筑长城，摒匈奴于域外，匈奴为祸渐寝。但为时无多，便有二世胡亥无道，赵高指鹿为马，陈胜、吴广大泽袒臂一呼，天下景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楚汉相争，兵燹连绵，匈奴再次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抓紧在北部边疆扩大实力，随着其实力的加强，渐渐变得桀骜不驯，愈发难以驾驭了。

垓下之战后，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汉得秦鹿，全国统一，汉高祖刘邦准备借刘灭群雄的余威，一鼓作气，一举扫平匈奴，永绝后患。所以，兵不解甲，马不卸鞍，率领数十万能征惯战的虎狼之师，出塞北击匈奴。孰料，今日之匈奴已非昔日之匈奴，刘邦非但壮志未酬，反在平城陷入匈奴重围。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汉军弹尽粮绝，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如果不是仗着谋士陈平的一条“秘计”，刘邦险些落个身死名灭，遗恨千古的下场。

之所以称陈平之计为“秘计”，是因为连一向以泼皮无赖厚脸皮著称的刘邦都觉得陈平的计策实在难以出口。当时，陈平眼看形势危急，连忙派一个密使，偷出重围，给单于阏氏——单于之妻——送了一份厚礼，以及一幅画。画儿上画着一个千娇百媚、顾盼生春的绝色佳人。该密使对阏氏说，汉高祖已走投无路，如果单于继续包围下去，汉高祖为了活命，就只得将自己最宠爱的女人献给单于，换一条活路了。阏氏俯首看着画上的美人，直着眼睛犯了半天傻，心想，看样子，这个女人的标致风骚，远胜自己，单于有了她，那是一定会连正眼都不瞧自己一眼的了。阏氏怕失宠，便劝单于与汉军讲和，偏正碰上一个耳朵骨软，听老婆话的单于，于是，网开一面，刘邦和数十万汉军才侥幸于绝地获了生机。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平城之役”。平城之役一方面使汉朝感觉灰头土脸，另一方面却使匈奴自信心陡增，从此，看号称“中央帝国”的大汉的眼睛都是斜着的。

不过，汉高祖刘邦在感觉脸上无光的同时，却也由陈平“秘计”悟出了一条对付匈奴的计策，那就是和亲：把汉朝皇亲国戚的女儿——常常是皇帝的嫡亲姊妹，甚至女儿——嫁给单于。如此一来，汉匈就是亲戚关系了。刘邦是这样想的，既然大家都是亲戚了，你总得有点亲戚的情分，不能再在亲戚家里杀人放火了吧？

开始的时候，和亲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单于不仅得到了汉朝的女人，而且还常常获得汉朝馈赠的重礼，觉得也挺满足，双方关系改善，称兄道弟，相安无事了挺长一段时间。但汉匈蜜月并未持续多久，单于就又不满足了，他想获得汉朝

更多的东西。为达目的，他采取的办法十分简单而有效：汉朝肯给，就要；汉朝不肯给，就抢。什么亲戚不亲戚的，一边儿去！

到汉武帝的时候，匈奴闹得就更不像话了，不仅抢东西，还肆无忌惮地杀汉朝边官。武帝记得，就在上个月，匈奴右贤王还带人在北边的云中杀了云中太守，抢走了7000匹马牛羊，几乎焚毁了半个云中。

汉武帝想起这些，便怒不可遏，却又束手无策。

未央宫高大巍峨，皇上一般在这儿坐朝。此时，武帝坐在丹墀之上，双手据住龙书案，双眼定定地望着殿门外面。文武大臣，按照文左武右，尊前卑后的顺序，已排了半天班，却迟迟不见他发话议朝，心里不禁都狐疑不定。他们顺着他的视线也朝殿门外面望去。

武帝是个精力充沛、勤于理政的皇帝，每天五更定时早朝，风雨无阻。大臣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只看见几个执金武士的剪影。

大臣们又等了一会儿，但武帝始终一副心神不属的样子，一点没有议朝的意思。

主爵都尉汲黯是个急性子，而且他今天有事要汇报。主爵都尉位列九卿，负责掌管列侯，要奏报的都是国家大事。他最后看了一眼象笏。象笏上记着他今天要汇报的情况的要点。他走出班列，朝武帝鞠了一躬，说道：“启奏陛下，臣……”他身材高大，神情威猛，嗓音宏亮，一开口，便震得整个大殿嗡嗡作响。可是未等他把话说完，武帝就打断了他。

武帝忽然无头无脑地问：“你知道伊稚斜单于又派使者来长

安了吗？”汲黯闻言稍一愣怔，才应道：“知道。”武帝把目光收回来，罩在他身上，瞅了他许久，问道：“那么你知道伊稚斜单于这次派使者所为何来吗？”

汲黯为人刚毅沉着，坦率诚实。此刻，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地回答：“臣不知。”武帝道：“那依你揣度，他们应该是为什么来的呢？”汲黯摇摇头，但看皇上的意思是一定要自己说，迟疑了一下，答道：“臣想，伊稚斜单于这次派使者来，大概又是要东西来的。”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情况分析，单于主动派使者来长安，一般都是为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要女人，即要求和亲，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前任单于死了或者被推翻，新单于上台，或者现任单于的汉朝阏氏死了的时候。这第二件，就是伸手要东西。他并未听到现任匈奴单于的伊稚斜被废黜或死亡的消息，也未听说伊稚斜的汉朝阏氏死亡的消息，所以他才猜想，伊稚斜派使者到长安，又是为了向汉朝要东西来的。

果然，武帝点点头，道：“你说对了。他们这次确是又为要东西来的。这回他们要绢10万匹、铁5万斤、铜2万斤、银1万两……”汲黯吃惊地道：“这么多？”武帝道：“这还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绫、罗、绸、缎、棉、麻、绘、缯……伊稚斜开了一张单子来，杂七杂八列了七八十项，而且数目都不在少数。”

汲黯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紧紧地抿上嘴唇。

武帝瞅着他，问道，“汲都尉，如果你是朕，你将如何处理这件事？”

汲黯心想，这可让我怎么回答呢，君臣天壤，我怎么敢是

陛下您呢，图谋篡逆，是要诛九族的。

饶是他孤耿大胆，此时也不敢妄言。武帝却静等他的答复。

汲黯期期艾艾地道：“陛下圣明……”武帝打断他道：“朕不是跟你讨论朕圣不圣明。朕圣明与否朕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来说。你只回答朕，换了你是朕，你会怎么处理此事？”

汲黯为人审慎细致，凡事未经深思熟虑，从不轻言。面对皇上追问，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先行设法敷衍，他只是保持沉默。武帝见状，不由恼火起来，把眉头一皱，把手一挥，斥道：“下去！”

汲黯闻言，果然趋步回归班列。

武帝怒气冲冲地道：“昔日高祖有萧何、韩信、张子房辅佐，纵横捭阖，雄视宇内，何等豪气，朕但得其中一人，一个饮酪食肉、纳嫂妻母、冥顽不化的小小蛮族岂能令朕如此作难？朕空有满朝文武，张嘴要职位是有人的，伸手领俸禄也是有人的，一旦朕想要个人为朕分点忧解点愁，却都成了缩头乌龟。哼，朕千石米万石粮，不如拿去养猪喂狗。养猪还可以吃肉，喂狗还可以看家，朕养着你们这群废物却有何用？”

武帝明智果决，但性格急躁，时常朝大臣发脾气，但像今天这种情形，也是极为少见的。看来，他今天是真的生气了。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汲黯内心惭愧。他站在班列之内，低头认罪似地垂首不语。大臣们也一个个低眉敛目，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

大殿上一片肃静。气氛沉重压抑。

武帝见无人说话，愈加愤怒，“砰”地一声推案而起，拂袖而去。大臣们面面相觑，均深觉汗颜，讪讪的退朝，各自散去。

武帝正独坐内廷生闷气，忽然宦官来报，说左内史公孙弘求见。武帝本待说不见，转念一想，左内史乃国家重臣，不便不见，于是吩咐请公孙弘进来，一见公孙弘武帝便沉下脸道：“你有什么事？”公孙弘答道：“国家大事。”武帝没好气地说：“你又来这一套了。朕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再搞这般名堂了。君王无私，若是私语，你趁早勿言，言朕亦不听，若是国家大事，你大可在朝堂之上当着众大臣的面说。老似这般鬼祟祟的，成何体统？”

公孙弘听着皇上的教训。这种教训他听得多了，心里并不当回事。每当撞上皇上心情不佳时，就会这么教训他一回。他善于揣摸皇上心理，知道皇上嘴上虽这么说，其实心里是欢迎自己这么做的，因为这样一来，如果他出得主意好，皇上就可以当做自己的主张去施行，在群臣眼里显得英明睿智。如果皇上不欢迎他的行动，就根本不会这么频繁地在内廷接见他。

所以，这一回，他的方针也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一如既往地躬身而立，一言不发，一副静听教诲的样子。武帝见他又拿出这种蒸不熟煮不烂的老牛皮的架势，一时倒没了脾气，只好不耐烦地挥挥手，让他有话快说。

公孙弘见皇上让说话了，这才开口说道：“启奏陛下，臣近些天来，一直在思考匈奴之事。臣想了一个办法，如果臣这个办法能够施行，臣想，说不定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呢。”

公孙弘文官出身，身材矮小，说话轻声细语，为人温文尔雅，是武帝宠信的大臣之一，对其相当礼遇。而且，内史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都城长安及其周围治安，三公九卿，左内史属九卿之一，位高权重，说话是较有分量的。但或许是武帝平日大

话听得多了，此时听了他的话，脸色却并没好看多少。

公孙弘佯着头，这样看不见武帝的脸，心理上的压力可以小点：“臣窃以为，匈奴为患我边关多年，我军屡次出塞征剿，之所以不能建功，根本原因就在塞外天高地阔，匈奴以游牧为生，迁徙无定，为人又鲜廉寡耻，每当遭遇我军，总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所以，我军人少时，就吃它的亏，人多时，他们却又躲得连影子都见不到。所以，臣想，如果咱们能截断他们的退路，迫使他们与咱们决一死战，相信凭咱们的实力，是一定可以将其一鼓歼灭的。”

公孙弘侃侃而谈，谁知武帝听了，却讥讽地道：“听起来倒像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过，怎么截断他们的退路呢？你有办法吗？”

左内史的职责是掌管京都之事，与蛮夷打交道，本是大鸿胪的工作，不在左内史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公孙弘既蒙武帝亲信，心里不免把皇上之忧当做己忧，也顾不得做官的忌讳，不管作为同僚的大鸿胪会不会有看法。所以，听了武帝的问话，他胸有成竹地道：“臣已有办法。”武帝听他说得如此肯定，顿时来了精神，使劲把身子往前一探，脑袋几乎碰到公孙弘的鼻子尖儿，一面不错眼地盯着他：“你说！”

即便是公孙弘，也是头一回见武帝这样子，心里略感紧张，缓了片刻，整理一下思绪，才回答：“从我军历次出塞的情况来分析，匈奴退避我军的路线有两条，其一，是北上，过大漠，到漠北；其二，是西行，过玉门、阳关，到西域。漠北水旷草荒，不适宜大批人畜长期生存，所以，每遇我军征剿，匈奴大队一般均是向西退避。只要咱们能截断他们西逃的路线，那么以本

朝实力，咱们一定能够像瓮中捉鳖一样，将伊稚斜单于手到擒来，这一点，臣有十分把握。”

武帝把身子缩回去，在椅子上坐得笔管条直，语气冷漠地道：“西域之国多如恒河沙数，朕听说大者七八，小者数十上百，而且不是臣服匈奴，就是让匈奴打怕，对其畏之如蛇蝎。他们不助匈奴对付我们就不错了，岂能助咱们对付匈奴？”公孙弘应道：“西域国家虽多，但正如陛下所言，大多数皆是弹丸小国，首鼠两端，唯人马首是瞻的角色，所以，臣以为，咱们只需要把握住一两个主要国家，其余的国家必然会随之分化瓦解，背弃匈奴，归心大汉，这与磁铁相吸源出同理。”武帝想了想，良久，才点点头，问道：“在你看来，谁是这个主要角色？”公孙弘道，“臣想，有两家是可供咱们选择的。“这两家，一是乌孙，一是大月氏。”

原来，乌孙和大月氏从前都是与匈奴不相伯仲的大族，均生活在阳关以西的祁连、敦煌间。后来大月氏和乌孙为争夺水草发生争执，匈奴单于派人暗中挑唆，使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大月氏疑心匈奴暗中给乌孙撑腰，担心自己吃亏，于是有一天不宣而战，对乌孙发起突然袭击，杀了现在乌孙昆弥（乌孙国王称做昆弥）的父亲。现在的乌孙昆弥那会儿还是一个躺在襁褓中的婴儿，被一直率兵旁观月乌之战，并静候收取渔人之利的匈奴布就翎侯救下，带回部落。昆弥从小为人强悍，坚强忍让，传说是吃狼奶食鹰肉长大的。他念念不忘父仇，知道靠他一己之力是对付不了大月氏的，于是对单于曲意承欢，深得单于喜爱，果然借兵给他向大月氏寻仇。月乌之战后，大月氏虽战胜乌孙，但自己也损伤惨重，在匈奴的日侵月削之下，逐渐西迁，

离开祖辈居住的祁连、敦煌，远徙于西域。他们霸占了原西域小国塞国，在塞国土地上重新立下脚来。昆弥借了匈奴之兵，一直追击到塞国，击败大月氏，杀了大月氏之王，并把大月氏王的头送给单于做了夜壶。恰在这时，匈奴单于染疾身亡，那时的匈奴单于是现在匈奴单于伊稚斜的父亲。昆弥便趁机摆脱匈奴控制，在大月氏从塞国占来的土地上，重新建立起了乌孙国，并不断向周围蚕食鲸吞。大月氏在吃了乌孙的败仗之后，再次西迁，攻占了原先大夏国地盘，也再次建立起了大月氏。乌孙和大月氏都发展壮大得非常快，目前均是西域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

武帝听得很专心，听完，才问道：“这么说，你的意思是选择大月氏结盟？”公孙弘摇摇头，道：“不。我想乌孙比大月氏更合适。”武帝不解地道：“大月氏王的头给单于做了夜壶，大月氏与匈奴有不共戴天之仇，现在的乌孙昆弥却是在单于荫庇下成长起来的。以常理揆断，大月氏应该更希望报匈奴之仇，为什么你却选乌孙不选大月氏呢？”公孙弘道：“这其中原因有二。其一，大月氏现在所处之地，原是西域最富庶的地方，水草丰美，人民安居乐业。快乐的生活最易消磨人的斗志和仇杀心理，他们早已不再想找匈奴和乌孙报仇了，而且大月氏离咱们太远，鞭长莫及，所以，臣言大月氏不宜。其二，现在的乌孙昆弥虽于是匈奴荫庇下成长，并且是假匈奴之兵才得以报父仇，重立家国的，不过，单于却恼恨昆弥背弃匈奴，不再听自己的话，所以经常出兵攻击乌孙，掳掠乌孙的人民牛羊，匈奴现在就像是一枚扎在乌孙昆弥胸口上的倒刺，这根倒刺一日不拔除，昆弥就一日不觉得安生，所以，权衡之下，乌孙比大月氏更适于做

咱们的盟友。”

公孙弘口才很好，长于游说，当下就将武帝打动了。武帝拍着大腿道：“好，那咱就选乌孙。这事就交给你来办。”

公孙弘听了，却踌躇道：“此事臣办，力有不逮。”

武帝眼睛顿时就眯缝成了一条线。公孙弘知道，这是皇上发脾气的前兆。从未有谁敢跟他忤逆，现在公孙弘却在朝堂之上忤逆他，武帝有些生气。他把冲上来的火头强压下去，也不说话，只冷冷地瞅着公孙弘。

公孙弘让他瞧得心里有点发毛，讷讷道：“仅以臣一己之力，臣办不来此事，不过，如果陛下肯赐恩援手，臣想，臣也许可以不揣冒昧，试上一试。”

武帝心想，原来你不是忤逆不奉旨，只是讨价还价。大臣讨价还价的事武帝见得多了，知道他们无非借此表明事情之艰难，如此一来，如果事情成功，功劳大大，倘若事情不顺，则预留退路，莫谓言之不预也。

武帝脸色松弛下来，说道：“要朕如何援手，你说。”公孙弘肃然道：“臣希望陛下恩准乌孙昆弥的和亲要求。”

武帝现在最烦的就是这“和亲”两字。他一听到这两字，气就不打一处来，才见松弛的脸色立马又绷了起来，斥道：“你们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老是和亲和亲的，除了和亲这两个字，便束手无策，好像咱们堂堂一个天朝大国就只会吃女人这碗饭，不把自己的女人送人，咱们就别无它法似的，你们也不怕人笑话。”说到这里，他在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斜睨了公孙弘一眼。“这样下去，连朕自己都要瞧不起朕自己了，你们还想威服异域，还想人家配合你对付匈奴？”

公孙弘一言不发，等他把火撒完，才缓缓地道：“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次乌孙昆弥要求和亲……”但是话未说完，武帝就挥手打断了他：“你闭嘴。朕没那么多皇亲国戚可以拿来和亲。”公孙弘很听话，果然立刻闭上了嘴。武帝见他不说话，又火了，斥道：“你哑了，怎么不说话？”公孙弘道：“是陛下让臣闭嘴。”武帝气得肚皮鼓鼓的，拿他没辙，只好道：“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公孙弘这才侃侃地道：“此次乌孙昆弥主动派使者前来长安求亲，这是咱们拉拢乌孙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陛下无论如何不能拒绝。”武帝半是气恼半是揶揄地道：“乌孙昆弥真是一个好女婿，你就拿你的女儿去和亲吧！同时又为国家解难，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公孙弘朝武帝深深施了一礼，道：“如果臣女可以和亲，为陛下，为国家，臣一定不敢吝嗇，不过，臣女年已三十有七，儿女皆已长大，只怕乌孙昆弥不会乐意。”

武帝碰了一个软钉子，没有话说。

公孙弘深明适可而止的道理，当下施礼告退。

翌日早朝，三声钟鸣过后，文武大臣齐列朝堂。武帝早就坐在丹墀之下，也不说话，挨着个地拿眼睛端详大臣们。大臣们不明白皇上这是怎么了，让他瞧得寒毛直竖。半晌，武帝才道：“昨天公孙内史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的主意。朕认为是个绝妙主意。”于是有声有色，将公孙弘结盟乌孙的主意说了一遍。

公孙弘没料到他这回并不把自己的主意当做他的主意，而是上来就抛出了自己，这使公孙弘颇感尴尬。大臣们异样的眼光更使他如芒刺在背，当下只好装做看不见。

武帝并不理会他的感受，目光又在大臣们身上逡巡了一遍，直接了当地问道：“公孙内史的主意是好主意，不过，这个和亲的人却难找。朕的公主或是年长，或是已嫁，皆不堪负其使命。你们谁肯为朕分忧？嗯，谁？谁肯自告奋勇，将女儿贡献出来代朕代国家去与乌孙昆弥和亲？”

公孙弘素知武帝禀性，但此刻听他如此直率地要文武大臣贡献女儿，不禁也哭笑不得，心里想，女儿并非器物，可以随便贡献的。他向大臣们扫视了一眼，只见众大臣均低眉敛目，眼观鼻，鼻观心，好似泥塑木雕一样，对武帝的询问装聋做哑，尤其那些家里有合适女儿的，更是大气儿不敢出，生怕引起武帝的注意。

公孙弘见此情形，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

武帝等了半晌，兀自无一响应者，不禁又气又恼，把龙书案砰砰拍得山响，不分青红皂白，把诸大臣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完，怒气冲冲地对公孙弘道：“这事就交给你，哪位大臣家有及笄未适之女，你给朕造表登记呈上来。朕来御笔亲点，朕倒要看看谁的脖颈硬过朕的金刀。散朝。”说完，站起来，把袍袖一挥，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个早朝，前后不到半个时辰就散了。公孙弘见皇上不由分说就将担子压给了自己，本想设法推脱，武帝却已拂袖而去，把他晾在大殿之上发呆。

众大臣各作鸟兽散，一齐到朝房换下朝服，穿上家常衣服，乘舆坐轿各回自家，看见公孙弘朝他们走过来，有些大臣只冷哼一声，掉头而去，有的则朝他拱拱手，还有一些却是一副想走又不敢走的样子，虽然在冲他笑，脸上的线条却十分僵硬。公